

精美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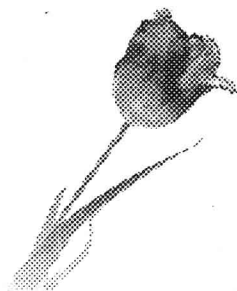
哲理·文化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精美散文

哲理·文化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精美散文/哲理·文化卷

责任编辑:常 江
封面设计:石锦华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5837121)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电话:7543220)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875

版 次: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90 千字

印 数:20001—25000 册

ISBN 7—5354—1572—5/I·1235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散文应该是美文。

优美的甚至精美的散文令人读后获得充分的精神享受。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精美散文》便是以“美”为选文的重要原则的结果，相信读后会获得“美”的满足。

本书共荟萃我国本世纪各个时期一百多位散文作家的 296 篇名篇佳作。所选文章不论篇幅长短，不论风格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写得很美，有很高的阅读欣赏价值：谈文化，内涵丰厚；论哲理，思辨深邃；张扬青春，灿烂明丽；诉说温情，浓郁缠绵。

为避免以往一些选本之不足，本书将所选各文依照六个分题归类为文化卷、哲理卷、青春卷、温情卷、幽默卷、杂趣卷，每两卷为一册，全书共三册。

读者获得阅读之满足时，编者亦获得劳动之满足。

编 者

目 录

文 化 卷

钱钟书	窗	(3)
丰子恺	过年	(7)
丰子恺	梦痕	(14)
柯 灵	巷	(19)
巴 金	龙	(21)
林语堂	西装的不合人性	(26)
林语堂	茶和交友	(31)
李广田	成年的悲哀	(37)
谢冰莹	爱晚亭	(44)
鲁 迅	这个与那个	(47)
茅 盾	香市	(53)
沈从文	沅陵的人	(56)
臧克家	老哥哥	(66)
季羨林	黄昏	(71)
施蛰存	禅学	(76)
何其芳	街	(79)
朱自清	背影	(86)
朱自清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89)
陈四益	乱翻书	(92)

秦 牧	社稷坛抒情	(96)
余秋雨	古堰沉思录	(102)
徐 刚	寒云去不还	(108)
李公明	闲话文人	(112)
周国平	男人眼中的女人	(117)
曹聚仁	节操	(119)
梁遇春	善言	(121)
老 舍	新年醉话	(123)
老 舍	小病	(125)
周作人	谈酒	(128)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131)
朱光潜	我与文学	(133)
张承志	静夜功课	(136)
廖亦武	曼纽尔的音乐	(139)
李彬勇	远景及近景	(142)
邵燕祥	生死两荆轲	(145)
台静农	伤逝	(148)
徐 迟	祭马思聪文	(151)
李元洛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154)
张 放	我没有撞到寒山寺的钟	(159)
叶延滨	告别斗兽场	(161)
王统照	秋林晚步	(163)
徐志摩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166)
汪曾祺	严子陵钓台	(169)
蒋子龙	精卫的震撼	(172)
王世颖	大善寺底塔	(176)
方 敬	童年	(178)
萧 乾	老北京的小胡同	(181)

哲 理 卷

梁实秋	男人、女人和孩子·····	(187)
毕飞宇	人类的动物园·····	(196)
欧阳斌	生命的暗示·····	(208)
张晓风	敬畏生命·····	(211)
张晓风	高处何处有·····	(212)
张晓风	秋天·秋天·····	(214)
廖静仁	在拉纤的日子里·····	(219)
廖静仁	过滩谣·····	(224)
张抗抗	大江逆行·····	(227)
颜文叔	林黛玉可以休矣·····	(234)
周国平	女人和男人·····	(238)
周国平	自我二重奏·····	(242)
毕淑敏	婚姻鞋·····	(250)
毕淑敏	素面朝天·····	(253)
毕淑敏	提醒幸福·····	(256)
麦天枢	发现东方·····	(260)
三 毛	如果我是你·····	(264)
三 毛	简单·····	(268)
龙应台	美丽的权利·····	(272)
龙应台	不像个女人·····	(275)
韩小蕙	不喜欢做女人·····	(279)
罗 兰	生命之歌·····	(286)
罗 兰	唱一首简单的歌·····	(291)
席慕蓉	时光·····	(294)
席慕蓉	一个春日的下午·····	(301)

尤 今	玲珑人生·····	(308)
许达然	星·····	(313)
林清玄	一粒米，一亩田·····	(315)
纪 一	黑色情绪·····	(319)
李 敖	论中国女性·····	(322)
老 舍	婆婆话·····	(329)
丰子恺	车厢社会·····	(334)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339)
杨 牧	死过一回之后·····	(343)
张 洁	我的四季·····	(346)
唐 敏	怀念黄昏·····	(349)
戴厚英	杂感·····	(354)
刘心武	心里难过·····	(356)
江 虹	心弦·····	(359)
郭 枫	生命的一抹·····	(361)
郭 枫	做何种人·····	(363)
林 希	石缝间的生命·····	(366)
马丽华	渴望苦难·····	(369)

文
化
卷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

来者，打门进来，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ériel é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é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

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对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译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和凯罗（Gottfrie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戴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〇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戴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你什么

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过 年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日，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了。我们染坊店里三个染匠司务全是绍兴人，十二月十六日要回乡。十五日，店里办一桌酒，替他们送行。这是提早举办的年酒。商店旧例，年酒席上的一只全鸡，摆法大有道理：鸡头向着谁，谁要免职。所以上菜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但我家的店规模很小，店里三个人，作场里三个人，一共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极少有变动，所以这种顾虑极少。但母亲还是当心，上菜时关照仆人，必须把鸡头向着空位。

十六日，司务们一上去，染缸封了，不再收货，农民们此时也要过年，不再拿布出来染了。店里不需接生意；但是要算帐。整个上午，农民们来店还帐，应接不暇。下午管帐先生送进一包银元来，交母亲收藏。这半个月正是收获时期，一家一店许多人的生活都从这里开花。有的农民不来还帐，须得下去收。所以必须另雇两个人去收帐。他们早出晚归，有时拿了鸡或米回来。因为农家付不出钱，将鸡或米来作抵偿。年底往往阴雨，收帐的人拖泥带水回来，非常辛苦。所以每天的夜饭必须有酒有肉。学堂早已放年假，我空闲无事，上午总在店里帮忙，写“全收”簿子。吃过中饭，管帐先生拿全收簿子去一算，把算出来的总数同现款一对，两相符合，一天的工作便算完成了。

从腊月二十日起，每天吃夜饭时光，街上叫“火烛小心”。一

个人蓬蓬地敲着竹筒，口中高喊：“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柴间灰堆！灶前灶后！前门门门！后门关关……”这声调有些凄惨。大家提高警惕。我家的贴邻是王团豆腐店，豆腐店日夜烧砵糠，火烛更为可怕。然而大家都说不怕，因为明朝时光刘伯温曾在这一带地方造一条石门槛，保证这石门槛以内永无火灾。

廿三日晚上送灶。灶君菩萨每年上天约一星期，廿三夜上去，大年夜回来。这菩萨据说是天神派下来监视人家的，每家一个。大约就像政府委任官吏一般，不过人数（神数）更多。他们高踞在人家的灶山上，嗅取饭菜的香气。每逢初一、月半，必须点起香烛来拜他。廿三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一大碗供在灶君面前，然后全家来吃。吃过之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跪拜。拜过之后，将灶君的神像从山上请下来，放进一顶灶轿里。这灶轿是白天从市上买来的，用红绿纸张糊成，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写“上天奏善事，下界保平安”。我们拿些冬青柏子，插在灶轿两旁，再拿一串纸做的金元宝挂在轿上；又拿一点甜麦锅饼来，粘在灶君菩萨嘴上。这样一来，他上去见了天神，粘嘴粘舌的，话说不清楚，免得把人家的恶事全盘说出。于是父亲恭恭敬敬地捧了灶轿，捧到大门外去烧化。烧化时必须抢出一只纸元宝，拿进来藏在橱里，预祝明年有真金元宝进门之意。送灶君上天之后，陈妈妈就烧菜给父亲下酒，说这酒菜味道一定很好，因为没有灶君先吸取其香气。父亲也笑着称赞酒菜好吃。我现在回想，他是假痴假呆、逢场作乐。因为他中了这末代举人，科举就废，不得伸展，蜗居在这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无以自慰，唯有利用年中行事，聊资消遣，亦“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耳。

廿三送灶之后，家中就忙着打年糕。这糯米年糕又大又韧，自己不会打，必须请一个男工来帮忙。这男工大都是陆阿二，又名五阿二。因为他姓陆，而他的父亲行五。两枕“当家年糕”，约有

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此外是元宝、百合、桔子等种种小摆设，这些都由母亲和姐姐们去做。我也洗了手去参加，但总做不好，结果是自己吃了。姐姐们又做许多小年糕，形式仿照大年糕，是预备廿七夜过年时拜小菩萨用的。

廿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我们这厅屋是三家公用的，我家居中，右边是五叔家，左边是加林哥家，三家同时祭起年菩萨来，屋子里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气象好不繁华！三家比较起来，我家的供张最为体面。何况我们还有小年菩萨，即在大桌旁边设两张茶几，也是接长的，也供一位小菩萨像，用小香炉蜡台，设小盆祭品，竟像是小人国里的过年。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平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对美术有缘。

绝大多数人家廿七夜过年，所以这晚上商店都开门，直到后半夜送神后才关门。我们约伴出门散步，买花炮。花炮种类繁多，我们所买的，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劈劈拍拍的鞭炮，而是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其中万花筒最好看，然而价贵不易多得，买回去在天井里放，大可增加过年的喜气。我把一串鞭炮拆散来，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火，立刻拿一个罐头来罩住，“咚”的一声！连罐头也跳起来。我起初不敢拿在